



探索者

Oliver Sacks

[美] 奥利弗·萨克斯 著

孙秀惠 译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错把妻子
当帽子

欧美畅销30年的认知经典

科学与真实故事完美融合
造访认知的遥远边界 / 调动自我的创造潜能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PRESS



Oliver
Sacks

错把妻子
当帽子

〔美〕

奥利弗·萨克斯——著

孙秀惠——译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把妻子当帽子 / (美) 萨克斯著; 孙秀惠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ISBN 978-7-5086-6293-0

I. ①错… II. ①萨… ②孙… III. ①认知心理学—
通俗读物 IV. ①B84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708 号

Copyright © Oliver Sacks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or introduced into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liabl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ivil claims for damag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错把妻子当帽子

著 者: [美] 奥利弗·萨克斯

译 者: 孙秀惠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330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293-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

*

推荐序1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俄国神经科学家卢瑞亚（A. R. Luria），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五六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

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籍，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因癌症于2015年8月30日在纽约去世，享年82岁。他生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生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我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

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始终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坦普·葛兰汀。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一部动画电影《玛丽与麦克斯》而让影

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 44 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正是萨克斯的文字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姬十三（神经生物学博士，果壳网创始人）

*

*

*

20 世纪人类上天入地。人类到太空行走并登上月球；携带人类信息的飞船飞出太阳系和银河系并正飞向宇宙深处；“蛟龙号”潜入最深的海底……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结果。但如果要问，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和认知的，或者说，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工，并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个问题可比上天入地要复杂得多！对这个问题的追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诞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是探索和研究认知现象和规律的交叉综合学科，由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构成，其科学目标是探索并最终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

英国出生的美国神经科学家、科普作家奥利弗·萨克斯的一系列与神经科学有关的科普读物、游记、回忆录式的非虚构作品，以及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包括奥利弗·萨克斯这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探索者”系列丛书，其实也是引人入胜的认知科学读物，因为他所讲的

故事，都是与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有关的经典案例。

与大多数的科普作品一样，萨克斯讲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只负责记录和描述现象和事件，提出问题，但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位科学大师和聪明的科普作家，他更愿意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每一本萨克斯的书都是非常精彩的认知神经科学经典读物。例如，《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的第一章，讲述了一位音乐家和歌唱家皮博士的故事。皮博士大脑视觉区长了一个肿瘤，导致他有视觉功能缺陷，他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严重受损，只是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依然存在，当他起身寻找帽子时，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他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了帽子！他还会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跟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当萨克斯对患者进行测试时，他连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手套也不认识，但却能够识别出那是用来装东西的“五个小袋子”。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穿衣、洗澡，每件事都化成了歌曲。若不能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做不了任何事。

很多读者恐怕难以理解皮博士的故事，而多半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行为怪异的病人。但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知识，你就会知道，皮博士其实是一个右脑受到损伤而左脑仍然正常的病人。他能够正常辨别物体的形态并进行逻辑判断——这是左脑的功能；但却不能将这些事物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是右脑的功能。他为何做每件事都要唱歌？因为音乐和歌唱能够启动他的右脑功能，这样他的受损伤的右脑认知能力会得到某种激活！

虽然萨克斯想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读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例如，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位彻底成为色盲的画家艾先生的故事。艾先生由于遭遇车祸而受到脑损伤，此后便出现种种怪异的行为。他无法辨认字母和颜色，变成了完全的色盲！对一位画家来说，没有比失去颜色认知能力更悲惨的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对黑白二色和各种灰度的知觉能力却得到异常的加强！艾先生说，他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随着照明亮度波长变动的世界，这和他过去所知的彩色世界形成强烈对比，因为原来的世界比较稳定，也比较持久不变，而他现在的世界却是变化不居的。

这一切以传统的色彩理论来解释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按照牛顿的观念，波长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从视网膜传送波长信息到大脑的方式为细胞对细胞，而且这使信息更直接地转换成颜色。但如果将神经方面的现象模拟为光线透过三棱镜的分解与重新组合，根本无法解释真实生活中视觉的错综复杂性。

这些研究也许会改变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关于色彩是客观存在的看法。也许色彩的认知只是人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主观加工的结果。

萨克斯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会讲故事的科普作家。萨克斯的案例通过奇闻异事讲出来，生动有趣。即使是一般的科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也可以读懂这些书，正如我们能够读懂科学大师霍金介绍相对论的科普作品《时间简史》一样。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则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20 世纪人类上天入地，遨游太空。21 世纪人类回到自身，探索自己肩上这几磅重的“宇宙中最复杂的也最不可思议的物体”——人类的大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来参与其中吧！

蔡曙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

*

*

自序

“心”天方夜谭的创造与源起

“一本书最后完成的部分，”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认为，“其实是作者应该放到篇首的。”所以，写了这些奇怪的故事，搜集、整理完毕，也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现在是我检验成果，也是检视自己动机的时候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照，事实上，也就是麦肯齐所描述的医生和自然学家之间的不同，正符合了我本身的某种双重性：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也是个医生，对疾病与对人同样感兴趣；或许，我也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尽管不甚称职。科学的事物与浪漫的事物同样吸引我，我也不断地在人们身上看到这两种特质。在疾病中，依然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精髓所在。动物会染患疾病，但唯有人才会身陷病态之中。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与生病的人为伍，然而，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去思考。若非在这种环境当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见到这么多的疾病，让我不得不提出与尼采同样的问题：“谈到疾病，我们几乎都曾偷偷地问自己，没有疾病，我们还活得下去吗？”我也被迫将疾病所引发的问题，视为自然中的基本原理。我的病人不断促使我去问问题，而我的问题，也常常将我带到病人那里。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和研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行式。

探究病人背后的故事

研究是必要的，为什么还要讲故事、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了病史的观念，认为疾病从发病到症状最厉害或最危险的阶段，到恢复健康或不幸致命，这中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因此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于疾病自然发展过程的描述或呈现。“病理”（Pathography，译注：字源有途径、过程的涵义）一字当初的意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个观念。病史也是自然历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人和他的经历。病史毫不涉及患者本身，从中我们看不到这个人面对疾病的奋斗、求生经验。

在狭隘的病历中，并无主体；现代的病史，提到患者时，只是一笔带过，例如，“第 21 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性”。但简单的一句话，既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拿来形容老鼠。要恢复以人作为中心主体——承受痛苦、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我们必须加深病历的

深度，使其成为一篇叙事或故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看到一个真实的人、一名病患与疾病的关系，以及与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学和心理学，与患者的本质密切相关，因为患者的个人特性融入这类疾病之中，所以研究疾病与研究本人是分不开的。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所要面对的是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

或许，在生理和心理之间，基于某些需要，必须有界限、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两方面，而且无法加以切割，也就是这一点让我深为着迷，也是我整本书所要呈现的。透过故事可以拉近两者的距离，引领我们走向机械与生命交汇之点，让我们看到生理的历程对人一生的影响。

具有丰富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传统，在 19 世纪到达高峰，接着就衰退了，逐渐兴起的是无个人性色彩的神经学。卢瑞亚写道：“常见于 19 世纪，神经学家与精神学家所拥有的叙述能力，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必须加以重振。”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例如《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破碎的人》(*The 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都试图回复这个失去的传统。

因此，本书中的个案病史，也力图回归古老的传统：回到卢瑞亚所言的 19 世纪传统，回到第一位医疗史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是回归普世和史前的传统：当时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带有传奇色彩的生命旅程

古老的传说总是有英雄、受害者、暴君、战士等固定的人物。神经科的病人可以囊括所有的角色，在本书所说的奇异故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更多。我们如何以这些神秘或比喻的名词来区分“迷航水手”，或者书中其他奇怪的人物？我们或许可说他们是迷思的旅行者，到了一个若没有生病就无法了解、无法想象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和旅程，让我感觉带着传奇色彩，也是我之所以用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的意象来当引言，而且为何必须一边谈病例，一边说故事。科学和浪漫，在这方领域彼此贴近，卢瑞亚喜欢说这是“浪漫的科学”。两者在事实与传说的交汇中结合，也点出了本书中每个患者的生命特质。

然而，多么特别的事实！多么奇异的传说！我们拿什么来跟它们相比？可能现今世上还没有任何模式、隐喻或神话足以形容它们。或许时间久了，会有新的意象、新的神话出现。

本书中有 8 篇文章曾经发表过：《迷航水手》、《天生我手必有用》、《数字天才宝一对》、《自闭画家的心路历程》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鬼灵精怪的小雷》、《错把妻子当帽子》、《回荡脑中的儿时记忆》登载于《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其中最后一篇的简写版，当时的篇名是《音乐耳》。《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刊登在《科学》（*The Science*）杂志。我很早期对一个患者的描述，可以在本书《63 岁的“不良少女”》中找到 [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之不可抑遏的乡愁》之名，刊登在 1970 年春季

号的《柳叶刀》(*Lancet*) 季刊]。关于四个《“割” 剧幻影》的故事，前两个曾出现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诊所轶闻”中。两篇短篇故事《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和《希尔德嘉德的异象》则分别出自自己出版的《单脚站立》(*A Leg to Stand on*) 与《偏头痛》(*Migraine*) 里。其余 12 篇不曾出版过，皆完成于 1984 年的秋冬。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上谢意：首先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西尔维 (Robert Silver) 和《伦敦书评》的维尔摩斯 (Mary-Kay Wilmers)；还要感谢纽约高峰出版社 (Summit Books) 的希尔贝曼 (Jim Silberman)，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 (Duck Worth) 的海克拉夫 (Colin Haycraft)，他们为这本书下了许多润饰的工夫。

在我的神经科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马丁医生 (Dr. James Purdon Martin)，我让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魂与躯体分家了》和《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两篇文章做了完整的讨论。

感谢克雷默医生 (Dr. Michael Kremer)，他是我过去在伦敦的上司，他为《单脚站立》一书提供了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一文中。

感谢麦克雷医生 (Dr. Donald Macrae)，他那个视觉辨识失能的精彩例子，与我自己的病例相映成趣，他是在我文章写成两年之后，

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我在《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后记里，引用了他的发现。

我也要向我在纽约的好友兼同事罗萍（Dr. Isabelle Rapin）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那位“灵魂与躯体分家了”的女子），罗萍也与自闭画家荷西（José）相识多年，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了。

我更要对患者的慷慨与无私的协助（某些例子由患者的亲人提供），对本书的贡献致意。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却仍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从中有所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有能力对症治疗。就像《觉醒》（*Awakenings*）一书一样，本书中的名字和场景细节都经过修改，这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和专业上的保密需要，但我的目标在于保留这些人生命的基本“感觉”。

最后，我要向我的指导老师献上感谢，比感谢还多的感谢，将本书献给我的老师。